

我生不逢时，武侠小说在海外大行其道之际，我们这一辈尚在农村或工厂，与之无缘；侯门门打开，海外名家作品在内地开始征服青少年读者，我近而立之年，这种“成年人的童话”（华罗庚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前些时候偶然读到一则书讯，曰张北海所著以1937年北平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侠隐》最近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过去常读张北海写的有关美国的散文，其观察之深刻细微，文笔之老到幽默，读过难忘。略知他是北京人，赴台后又居美国。此公若写小说，必不落俗套。后于深圳的书店寻觅得之，几日内读完，许久未有的读中文小说的快感，竟油然而生。

武侠小说和武侠们的套路，众所周知。《侠隐》的主角李天然，却是一个另类的武侠。他在北平城里，一方面在一家画报做事，同时在暗中打听当年背叛师父且杀死师父全家的师兄朱某。李天然当年死里逃生，被一个在北平的美国医生救起，后被送往美国，故李天然

说三道四

『大江东去』

李国文

伟人犯错误，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孙权对周瑜所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他对曹操的评价，“贼”加之“老”，耐人思量。在这次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主角，可分老中青三拨。刘备47岁、曹操43岁，为第一组；周瑜33岁，为第二组；诸葛亮27岁，孙权26岁，为第三组。还有一个未出场的，属于见习生的陆逊，才25岁。看来，43岁的曹操，败于33岁的周瑜，除了其他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他们两人的年龄差距，也决定了大自然的优势，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所以，苏东坡在《赤壁赋》里，也为这一世枭雄嗟叹：“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洒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你不能不承认年龄所具有的优势，你不能不承认青春所带来的活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一个绝对的强者，栽在一个绝对的弱者手下，不由得不服老，不由得不相信后来居上，苏东坡自己也不禁感慨系之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就是孔夫子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曾经光辉过的岁月，无论如何，“大江东去”，那一去不复返的事了。

公元208年，取得荆州的曹操，大军压江，志在必得，根本未把对手周瑜看在眼里，但想不到这位官渡大捷的英雄，却在赤壁碰壁。大人物常常瞧不上小人物，但偏偏栽倒在小人物手里，此乃历史上许多盖世英雄为之蒙羞的故事。《资治通鉴》引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以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间，岂不惜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述《汉晋春秋》时，距赤壁之战也就不过百年，应该说，他的这番评断，对于曹操的败因的分析，接近于历史真实。

《侠隐》：一本好看的小说

何亮亮

不仅一口美式英语，且喜欢喝加冰的威士忌，西装笔挺，周旋与三教九流之间。然而脱下西装的李天然，他的语言、服装和饮食，却又是一个地道的北平人。1937年夏的北平，已经容不得江湖恩怨，日寇的阴影逼近，华北已经为日本所控。朱某也已经投靠日本。家仇国恨，国民政府、汉奸、美国、延安、各方面的势力错综复杂，李天然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并且和几个女子有感情的纠缠。最后他为师父报仇，也为国家除害。

三十多万字，不算长的长篇小说，节奏如电影明快，文字则行云流水，北平的旧时景物，大街小巷，成为小说绝佳的铺垫；北京人，或在北京住过者，或只要是文学爱好者，必能在阅读时展开自己思虑的翅膀而翱翔，神游那个时代的北平。阿城说,“《侠隐》开篇且通篇即

在我很熟悉的北京，细节精确，我甚至可以为有兴趣的读者作导游。”

读毕全书，顿时觉得，这是在其他作家笔下从来没有呈现过的一个真实的北平。《侠隐》绝不是一般意义的武侠故事，而是非常精彩的小小说，看官读过当与我有同感。

《侠隐》由王德威的文章《梦回北京》为首，应是序言。王德威是台湾出生的美国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权威，此文亦是精致的散文，他说：“我认为《侠隐》的出现，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以及由台湾延伸而出的海外——有关北京写作的转折点。”“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北京，又有多少痕迹，留得下来？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文章。”此书自是电影或电视片绝佳的取材来源，但是谁能拍出小说的神韵？最近看了李安导演的《色·戒》，联想到《侠隐》。张爱玲和李安营造了孤岛时期的上海；张北海的《侠隐》，似乎也只有李安最适合将之在银幕上表现出来。

“是好是坏要开出来看”——病中杂记之一

蒋丽萍

一向健康的我，体检时肚子里发现了一只瘤，专业术语叫“包块”。

作协人事处的小李打电话来叮嘱：一定要到专科医院去好好复查。本来还想延宕些时间的，被领导部门这么一催促，隐隐觉得事情不妙，当天就去挂号了。

看专家门诊的是位女医生。检查之后她说：目前看来是良性的——我很高兴——可她立即加了一句：不过，是好是坏要开出来看的。

那天从医院回来，经过好几家服装店。本来，只要有机会逛马路，服装店是我最喜欢驻足观看的。我喜欢了解时尚的变化，喜欢看那些式样新潮、做工精细的衣裳，并且在欣赏的时候，想象着如果这

钢笔画 南京路步行街 杨秉辉 画\文

上海南京路，于上一世纪初逐步繁荣。先有西人开设惠罗公司、老德记药房，其后华商的“四大公司”，即先施、新新、永安、大新公司皆设于此，遂成上海商业中心。为现代上海之象征。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一大批大型商厦进驻。商业极其繁荣，人称“中华第一街”。亦是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之一。1999年9月，将南京路的河南路至西藏路段，辟为步行街，除观光电瓶车外禁止车辆通行。终日游人如织。

的城市中，永远都有着述不完的故事，续不完的情……

布达佩斯200万人口拥有大约130座剧院，每家剧院每晚均保持90%的上座率。我们有幸观摩了匈牙利国家轻歌剧院的精彩演出，轻歌剧被誉为匈牙利人自己的音乐戏剧，虽然轻歌剧源于维也纳，但当时维也纳最著名的轻歌剧编剧全部都是匈牙利人。清新而曲调优美的音乐融合了轻歌剧的独唱，二重唱和合唱的特点，突破了原有的古典形式主义。恢宏的布景，华丽的舞台服装，优美诙谐的舞蹈使

很少有人会料到麦克阿瑟在日本能够创造出与他在战场上同样辉煌的成就。同样，也很少有人会料到麦克阿瑟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却突然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除了一切职务。所以他黯然神伤地回到美国之后，人们把他当作一位受到迫害的英雄来看待。当他一家到达他定居的纽约州时，那里顿时成为一片欢腾的海洋，750万人参加了游行和观看，抛扔的彩带和纸屑共有2850吨。不少女人泣不成声，18人因歇斯底里发作而被送进医院。

然而，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麦克阿瑟是个英雄，但任何英雄的舞台都不是无边无际的。麦克阿瑟的成就，是他在他的舞台内创造的；麦克阿瑟的失败，是他超出他的舞台导致的。不是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历史就给他搭多大的台；而是历史给他提供多大的台，他才能施展多大的才。

日本法西斯所具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军政合一的军国主义体制和“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观念。内阁的成立和权力的行使玩弄于军部股掌之中，凡是得不到军部支持的内阁不是流产，就是倒台。军部直属天皇，是和议会、内阁并列独立的一种权力。麦克阿瑟对这一体制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他一进驻日本，就下令把拥有庞大军队的日本迅速变成没有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国家；解散一切军事机构；禁止生产一切武器、军需物资和研究原子核能技术。麦克阿瑟命令日本制定的新宪法第二条，更是斩钉截铁地规定日本不得拥有武装力量、不得发动战争，永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财阀是得日本特有的一种以家族为中心，与皇族和政府密切勾结，带有浓厚封建性和排他性的垄断资本集团，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力量。麦克阿瑟命令币原内阁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制定和实施解散这些财阀公司的计划。结果，共有83家控股公司和十大财阀家族被勒令立即无偿交出各种证券和凭证。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把这些股票公开转让处理。

明治维新虽然是日本近代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它仅仅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变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近代地主土地所有制。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制定了改革方案，规定由国家征购

至是放弃优势，专拣难啃的骨头啃，得不偿失。可我觉得生命悠长，做成一件难的事，比做成十件容易的事要有意思得多。

可现在，似乎大限来临，这半部（还不到）传记怎么办？前些日子读到一篇文章，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晚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死的了——意思是她作为作家，她已经写完了她要写的一切。能够这样说话的作家，应该是最幸福的啦。

可我呢？除了手上正在写的，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出来。这么多年来，哪一天不是在于写作的思考中度过的？积累了那么

重要的出口产品。艺术节将邀请匈牙利国家轻歌剧团来沪演出，并根据中国观众的习俗，对节目进行了调整，整个节目的故事主线将围绕中国观众喜爱的奥匈帝国皇后茜茜的展开。

布达佩斯文化艺术活动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年夏季的几个月里，在动物园、玛尔吉特岛、歌德勒的茜茜公主的行宫等布达佩斯著名景点都会举办高水平的露天系列音乐会、露天轻歌剧等。著名的链子桥将变成步行桥，不仅演出各种音乐节目，而且还有风情集市展示。每逢周末，匈牙利特

那些住在城里的地主的所有出租的土地，然后以分期付款方式转卖给佃农；住在乡村的地主可以拥有1町步(约合2.4市亩)的土地，超过部分也由国家收购。地主阶级完全被消灭，而代之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

长期以来，日本教科书充满了对天皇的崇拜和对外侵略的煽动。因此，麦克阿瑟指令日本政府制定了新教育法，废除了原来天皇至上的教育敕语思想体系，确立了以美国为样板的、以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为前提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体系。

麦克阿瑟就这样用非民主的方式建立了民主社会，用专制的手段结束了专制，用个人的意志制定了一系列法典。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出尔反尔地把已经非军事化的日本又武装起来。他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了警察预备队（即后来改称的国民自卫队），打开了潘多拉魔鬼的盒子，使日本走上重整军备的道路。这同宪法关于日本不得拥有武装力量的规定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在朝鲜战争后期，杜鲁门认为美方不可能战胜中朝，要把军队停留在“三八线”以南。而麦克阿瑟多次公开发表声明要打到中国去，打到苏联去，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违反了杜鲁门发布的未经事先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声明的训令，对文官领导军人这一传统制度进行了严重的挑战。在语气强硬并立即生效的解职令中，杜鲁门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参议院为此还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白宫官员布莱德雷说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那句名言，即麦克阿瑟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陈寅恪先生曾有诗云：“自由俱道文人笔，最是无人不自由。”但是，如果不是从心灵而是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军人和官员应是最不自由的群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官员不得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这在标榜自由的西方社会也不例外。民主和自由都是有边界的，国家的利益和阶级的需求是最后的边界。一个人在国家利益和阶级需求的边界内，能够展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若是越过了这一边界，那就可能被国家机器绞得粉碎。麦克阿瑟越过了边界，所以，军号手为他吹起了最后的熄灯号。

自己摆平了。

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我的生活没有变动。晨练，写作，读书；陪海外回来的老同学看戏、会友；例行的京剧票房活动又一次没拉下。

我想，我不能被那个“未知数”左右。我应该做的就是抓紧当下的每一分钟。再说，听到你身体里有隐患，家人已经担心，你若先乱了方寸，情势就会一败涂地——我不喜欢那种过于感伤和混乱的局面。一点都不喜欢。

东光杯

有的“舞蹈屋”活动，深受老百姓欢迎，在现场乐队的伴奏下，全家老小一起学习民族舞蹈。

在那里的每一天，无时无刻不被它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所感染和震撼，离开之际，倚在多瑙河畔，不禁感叹，如此美妙的城市，像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读到它的过去，在每一幢建筑和每一条街道上，都深深地刻画着它的历史；你可以读到它的未来，这是一座尊重历史且怀揣理想目标的都市。

明请读一篇《连连赞叹艺术节风采录“尤尼克”》。

十日谈